

◆ 楊書案 ———— 【著】 ◆

炎黃



楊書案作品

2

•楊書案——[著]•

楊炎黃案

炎黃 / 楊書案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漢藝
色研出版 ; [臺北縣] 中和市 : 三友總經銷,
民81
面 ; 公分. -- (楊書案作品 ; 2)
ISBN 957-622-168-4(平裝)

857.7

80004707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楊書案作品02●

ISBN:957-622-168-4

炎黃

作 者 / 楊書案

印 刷 / 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發行人 / 程顯顯

電 話 / (02)9868421 9811187

總 監 / 林蔚穎

總 經 銷 / 三友圖書公司

總 策 劃 / 顏惠陽

地 址 /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責任編輯 / 施麗薰

電 話 / (02)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美術編輯 / 淵 淵

傳 真 / (02)2409284

出 版 者 /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 /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製 作 部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1年2月

電 話 / (02)7031828 7057118

傳 真 / (02)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88033-5

定 價 / 新台幣 180 元

•楊書案——[著]•

楊炎黃案

炎帝、黃帝，是中華民族的始祖，也是中華文化的始祖。中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於五千年前的殷商，殷商上溯則為歷代口傳歷史。但迄今為止，一切考古發掘只證明這些口傳歷史的有，而未反証其無。因此，炎帝、黃帝絕非神話人物，這部小說也非神話小說，而是歷史小說。

中華民族在這片三面接陸，一面濱海的廣袤土地上，華路藍縷，開闢蒙戎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，也經歷了深重的劫難。中華民族、中華文化何處來？長篇歷史小說《炎黃》將以鮮明的人物，鮮活的生活場景，深沉的思索，向您生動地展示。今天，炎黃子孫遍佈全球，世界激烈動蕩，世事瞬息萬變，每個炎黃子孫都思索，中華民族、中華文化向何處去？欲知何處去，光明何處來，《炎黃》將予您啓迪，助您思索。

一

燒坡的烈火畢畢剝剝，煙焰沖天。幾隻受驚的黃鸝鳥撲楞飛起，一低一昂，羽毛在春天的陽光下熠熠閃光，叫聲倉皇。

男人們在燒坡，準備種地。他們用粗喉大嗓嘯叫，或者說唱歌：

猗大帝兮

其智如神

分華實兮

濟我生民

猗大帝兮

其巧如天

均四時兮

成我豐年

這方法叫烈山而耕，發明這方法的人大家叫他「烈山氏」。那年，他和部族的人在山

上放牧，發現牛羊吃的是一片肥美的野穀。放牧的人也餓了，見了這片野穀，歡呼一聲，一擁而上，捋了穗上的穀子就往嘴裡大把大把地填。他吃了幾把野穀，嘴角還留著綠色的漿汁，忽然不吃了，一旁發呆。往常採集野穀，一片坡也難得找到幾兜，採點穀子很不容易，這地方野穀怎麼這樣多呢？漸漸記起，去年有一天他揣一些穀子上山放牧，從這裡走過，不經意一路走穀子一路撒，當他餓了想吃，懷裡已經空了。這片穀子莫不是去年撒的那些穀子生出來的？他悄悄捋些穀子揣在懷裡帶回去，找片空地撒下，來年，果然得到了收穫。這方法推廣去，部族裡開始有目的種植。種植的土地越來越寬，平地漸漸佔滿，狩獵時候燒過的山坡地，再沒有樹木荆棘碍事，何不用來種植？試著在燒過的山坡地上播種，想不到過了火的土地，穀子長得更好，收穫更加豐盛。於是，烈山火耕的方法，為更多部族模仿。有人說他是神，又叫他神農，有人說他是上帝下凡，又叫他帝。各個部落都擁戴他，他成了部落聯盟的酋長。

男人們燒坡種地，女人們便挽著筐上山採野果野菜。

幾十上百個女子成群結隊。人少進山，人怕野獸，人多進山，野獸也怕人，安全得多。許多人一起走路勞作，說說笑笑，也熱鬧得多。

天氣暖和起來，獸皮已經穿不住了，女子們身上換了像網子一般稀疏的麻布，衣著

五花八門。多數人只在腰間圍一塊麻布，如同裙子，護住下體。上身則裸露著，身上有薄薄的茸毛，乳溝處體毛更濃更黑。有的雙乳耷拉，像吊著兩個布袋；有的雙乳緊實，如聳起兩座小峰。走起路來，那奶子或左右擺動，或上下顫悠。她們身上沒有別的飾物，這是上天賜給她們的最好飾物。也有一些人在胸前圍一塊稀疏的麻布，護住兩個奶子。有一個女子穿得整齊些，腰際圍著裙子，上衣有袖有襟，那麻布也比一般女子的細密，除非近身細瞅，是看不見衣裙底下身子的隱秘部分的。大家叫她嫫祖。

嫫祖，妳身上的衣裳真好，怎麼做的？妳們覺得好，想學著做，我教妳們。這不是把奶子全遮住了？上衣掩住了最能體現女性美的部位，有人覺得遺憾。把奶子蓋住點有好處，走路做事免得左右甩動不方便，上樹摘果免得掛破受傷。再說，妳心裡不樂意的時候，也免得那些饞男人老盯著妳的奶頭流涎，上前來伸手就抓就摸。女子們嘻嘻笑起來，這麼說，衣服還真有好處，回去一定跟妳學著做。

嫫祖，我們還去昨天那地方採野果嗎？昨天那地方野果不多了，今天換個地方。嫫祖……她顯然是這群女子中最受尊重最有權威的人。

近處的野果漸漸採完，今天她們走得遠一點。林子很密，她們爬上樹去，一面採了果子吃，一面摘了果子往腰際掛著的籃子裡丟。這是一種黑紅色的漿果，果實只有拇指

大小，由許多黑紅黑紅的小水泡簇攢成。

嫫祖抓到一團軟綿綿的東西，手感有些異樣，忙不迭往籃子裡丟。回頭再看籃子，在黑紅的果實間，果然有一條又肥又大，長長白白的蟲子在蠕動。手上並沒有被螫被咬的痛感，那蟲子樣子毫不兇惡，通體雪白柔順，反倒惹人愛憐。莫非牠真不傷人？她又撫摸了一下，牠翹起頭來溫馴地偎依她的指頭，的確這蟲子全不傷人。她挪動手指，帶起一縷細細的透明的白絲，隨著手的舉高，那絲越拉越長，韌韌的不脆不斷。奇怪，這絲竟是小白蟲嘴裡吐出來的。她抬起頭來，放眼望去，更吃驚了，林子裡樹葉間，滿是這種白色的蟲子，和它嘔出來的絲。那嘔出的絲一片片的，像白雲，真是一種平生沒有見過的奇觀。

頭頂的樹枝上就掛著這麼一片白色的雲，她往上攀登，伸手抓那片白雲，竟很牢固，扯斷幾根樹枝，才把那片白雲扯下來。在手裡揉揉，手感十分柔軟，用手拽拽扯扯，却拽扯不斷。

樹林子裡，除了野獸，蟲子便是她們重要的敵人，不少蟲子螫人、咬人，甚至致人死命。不傷人的蟲子少，如此溫馴可愛，又能吐出潔白如雲、韌而結實的絲來的蟲子，還是第一次遇見。蜘蛛也能吐絲，還能織網，她織身上的細麻布，還受牠啓發呢。但蜘蛛

蛛的模樣並不逗人喜愛，大蜘蛛還會咬人，那絲却是脆的，全不中用，黏黏無力的蠅子蚊子小飛蛾還可以，風稍大點也把它吹破了。

她望著眼前一片壯觀的白色，不覺慨歎起來：

「姐妹們，今天我們進入嘔絲之林了！」

女子們貪吃津甜的漿果，嘴邊糊滿黑紅的漿汁，眼睛裡只有果子，沒有顧及樹葉上的白蟲和白蟲嘔出的白絲。嫫祖這聲吆喝，驚動了大家，都細緻觀察起來。

白蟲子就吃這樹葉，吃得可快呢。這絲又柔又韌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比我們身上穿的麻好多了。嫫祖，這叫什麼蟲子？嫫祖說，我也不知道。嫫祖是從西陵氏族新嫁到這個氏族來的，原來在西陵氏族從沒見過這種蟲子，也沒聽說過這種蟲子。我知道，另外一個女子說，我聽媽媽說過這種蟲子。這女子是另外一個部落嫁來的，有他們部落獨特的傳說。

這白蟲子是古時候一個名叫蠶的女子變成的，就叫牠爲蠶。太古時候，一個部落會長率隊遠征，家裡只留下女兒蠶和一匹公馬，公馬由女兒親自餵養。蠶在家裡覺得寂寞，戲對公馬說：你能爲我接回父親，我就嫁你。馬聽得這話，絕韁而去，逕到會長出征的地方。會長見馬意外驚喜，翻身騎上馬背，馬却望著來的方向，悲鳴不已。這馬突然如

此，家裡莫非出了什麼事情？便立即快馬返回。

女兒再不寂寞，感激這通人情的畜生，厚加餵養。馬却不肯吃食。每看見女兒出入，就喜怒跳躍，次次如此。父親怪異，悄悄問女兒。女兒如實告訴。父親說，不要說出去，人怎麼能嫁給馬？醜死了。妳暫且在裡屋躲著，不要出入，我自有辦法處置。於是，埋伏弓箭，射死馬匹，剝下皮子晾晒在外。

家裡無事，父親重回征地。女子們在馬皮旁邊嬉戲，一個姑娘用腳踹著馬皮說，你是畜生，還想娶人做妻子嗎？招來殺身剝皮的後果，自討苦吃！話沒說完，馬皮驟然跳起，捲起蠶姑娘離地飛走。女子們搶救不及，部落派人走告酋長。父親從遠征地返回，四處尋找，全無踪影。幾天以後，在一棵大樹的枝葉間，酋長發現了他那全身包裹著馬皮的女兒。他正要上樹解救，馬皮慢慢合攏，變成一條蠕動的白蟲，向酋長搖擺著牠那馬樣的頭。隨後從嘴裡吐出一根白絲，父親抽動那白絲，越抽越長，盡抽不盡。父親落淚了，這是女兒綿長的思念吧？酋長說，這是女兒喪身的樹，以後這樹就叫「喪」吧。年代一久，部落裡的人把「喪樹」，叫成了「桑樹」。

大家聽迷了，也許蠶就是講故事這女子原先所在部落酋長的女兒？

嫫祖聽得眼眶都濕了，蠶這女子太可憐了，我們把牠帶回去餵養吧。牠會吐絲，用

這絲做衣服，會比麻更好的。

嫫祖這話，女子們都同意。嫫祖將爬在樹上的蠶一條條捉了放進籃子裡，同時採些桑葉做蠶的食物。女子們也學著嫫祖這樣做。

但和美的氣氛很快破壞了。狂風過處，撲鼻一陣難聞的腥膻，林莽騷動，竄出一群走獸飛禽。女子們不由自主摸了摸身後背的弓箭。她們對這種情況並不十分驚慌，常進樹林採野果，飛禽走獸，已經司空見慣。她們是群體，人多勢衆，帶有弓箭，即或有幾隻猛獸，也不在話下。現在又高高爬在樹上，更好對付地下的走獸，有的便張弓搭箭，打算射殺幾隻，抬回去美餐。

却遠遠傳來喧囂的人聲，隱隱聽得幾條大喉嚨似唱似喊：

吾人苦兮

水深深

網罟設兮

水不深

吾人苦兮

山 幽 幽

網 罟 設 兮

山 不 幽

女子們倏地變了臉色。突然撲來的獸群沒有使她們驚恐，這帶著蠻荒氣息的人聲使她們驚恐了。這不是本部族的人，也不會是鄰近親善部族的人。本部族和鄰近部族早以農耕為主，過定居生活了，他們唱的是豐年之歌，歌聲要和悅得多。這一定是一支還以狩獵爲生，到處流徙，獵獲多撐死，獵不著餓死的野蠻部族。

這裡已經禮物行聘，男娶女嫁，對偶婚配，那些野蠻部族還在群婚，並且野蠻搶掠別族婦女。

嫫祖命令鄰樹女子，快，回去報信！這是部族女子中有名的飛毛腿，可以算是嫫祖的傳令和隨侍。得到命令，她不顧一切縱身跳下樹去，一棵拳頭大小的櫟樹被她撲倒，咔嚓攔腰折斷。她從地上爬起來，臉上劃了兩個血口子，也顧不得，撒腿就跑。腳底板繭子很厚，又有獸皮連縫的鞋子，不怕扎腳。

這麼多人逃跑是來不及了，躲藏目標太大。嫫祖當機立斷：大家就待在樹上，準備

弓箭！幾個驚慌失措，正往樹下出溜，打算逃跑的，聽到命令，又重往樹上爬，一直爬到樹梢最高枝。似乎多爬高一寸，危險就會減少一分。越來越細的樹杪漸漸承受不住她們的體重，搖晃欲折，才不得不停止攀爬。

嗷嗷嘯叫著，全不顧荊棘藤葛灌木叢的撕扯阻擋，衝上一群剽悍的男子。散亂地蓬著長髮，赤身露體，身上有粗重的體毛。用繩子連綴起樹葉，圍在腰際，但狩獵時在林叢中奔突追擊，樹葉大多零落破碎，已經遮不住下身隱秘部分。

樹上的女子恐懼中夾著幾分驚奇。她們所在的部族以及鄰近部族的男子，腰際都圍粗麻布，漸以露出下身隱秘部分為羞，這是從哪裡流徙來的一個野蠻部族？

一個漢子追上一頭受傷的野羊，上去拽住那隻跛腿，猛力搶起，將羊頭摔向一塊尖利如刀的岩石，羊頭從頸部齊嶄嶄割斷，那血便噴湧而出。漢子張開大口對住羊頸渴飲，喝了個痛快，那血濺了他一臉一身，全然不計。追獵半天，饑急渴急，好不容易得到了獵物。

各人追獵自己的目標，多數人都有所獲。喝血暫救飢渴之後，便在林中空地上聚集枯枝，準備舉火。一個漢子從腰際一個用繩子結成的網子裡拿出兩塊黑色石頭，這是一種燧石。兩塊燧石用力碰撞，登時迸出萬點火花，火星亂射，落在堆積的枯葉上，終於

燃起一朵美麗小花。漸有火苗竄起，燒著粗大的枝桠，火烈起來，便將獵殺的帶毛禽獸，放到著火的枝桠上燒烤。肉香瀰漫開來，撩起食慾，早已飢腸轆轆的餓漢們等不得那肉完全烤熟，便一面燒烤一面撕扯著吃。

女子們在樹上屏息著，盡量將身體隱蔽在樹葉間不動彈。時間一久，免不了要換換蹲伏的姿勢，伸伸發麻的手腳，弄得枝葉簌簌響起來。

「樹上有人！」

正在烤吃獵物的漢子們一齊蹦起來，紛紛拿起身邊的武器，以為陷入了某個懷著敵意的部族預設的埋伏中。

「好像是些女子。」

緊張、戒備的氣氛緩和了。

「是群女子。」

晃蕩高聳的乳峰，在春天暖洋洋的陽光下毫無掩飾，突現出她們女性的特徵。也許這群漢子完全用不著眼睛，只憑他們聞到觸到的一種氣息，也能辨出樹上隱蔽著的是一群異性。

「哈哈，是群女子！」

食，是他們第一位的本能，吃飽喝足，他們第二位的本能強烈起來，渴望得到異性。

今天太運氣了，剛剛追逐到一批獵物，又意外碰上另一批更加充滿誘惑力的獵物，眼看這批獵物唾手可得。而通常情況下，這種獵物比飛禽走獸難捕百倍，往往因此引起兩個部族一場惡戰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長年累月孤寂艱難的山野生活，變得木訥呆板了的漢子，臉上生動起來，無光的眼晴靈動了。圍腰的樹葉禁不起碰掛，大多破碎脫落，只剩下串連著的繩索，那已經遮掩不住的下體，面對樹上這群誘惑的獵物，也蠢蠢欲動。

樹上地下靜默著、對峙著，混和有敵意，又不全是敵意。

「哇哇哇！」

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山鳴谷應，打破靜默，一條體毛格外濃重的漢子像一頭發情癡狂的熊，嗷嗷叫著，手攀足蹬爬上樹去，銳利堅硬的指甲摳破樹皮，流出綠色的汁漿。往上幾下出溜，圍腰僅有的幾片殘葉，以及那根繫在腰際串連樹葉的麻皮搓擰的繩子，一起蕩然無存，漢子更像一頭發情的熊。

漢子飢渴的眼睛盯住樹上那即將到口的獵物，兩隻肥大的松鼠躲在樹間，受驚一縱，都縱到她胸前，驚魂未定，兀自抖瑟著。他伸出長著尖利指甲的長臂，向上一撲，剛抓